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四

苗始帖然，一夕風雨怒號，雷電轟震。生墊伏洞中，俟苗女，久弗至。倚壁自歎曰：「國破家亡，一肩大事，未能負荷。乃為訪義弟故。遠走滇南，誤入此中，致遭苗女羈絆。嗟夫天荒地老，餘殆無出險之期矣。」起視洞中，怪石巉然，石之罅，彷彿若有光，用一目以窺張之，噫，此鄰洞之老叟合歡床也。火光燦然，孤影兀坐，生念彼問稚女，豈亦背叟而出耶。是宜私探之，在洞中有旁竅，可以過從談語。惟竅有巨石，石有暗設之機關，苟不得其機關。雖有五丁，莫之能辟。洞口亦然，質言之，三人同伴，皆葬身於無形之石槓。生乃秉炬四照，卒莫其朕兆，欲大聲呼之，此洞與彼洞，石之巨且厚，相距可尋丈，大風迅雷暴雨，山澗之水，澎湃亂流，即令大聲疾呼，其何能聽。生大窘，束手乃無策。欲從罅以通訊。非作字投之不可。雖然，洞中安有紙筆者，即有紙筆安能不脛而走，走於彼之洞中，忽於彷徨四顧之中，發現一鏽蝕斑斕之線鐵。此線鐵至長，當可及二丈許，但曲而不直，則還於膝而直之，念既有鐵線，無須紙筆，吾試探鐵線於前中，叟得其一端。知必為我之特殊表示。叟固敏而慧者，必知吾意，吾可藉線以傳聲，乃如法施行。納線於石罅，納既盡，果見火光一閃，叟似以目窺張，彼此尚可見。乃置線於耳，兼用手勢，示之以形。叟立悟，果以鐵線納耳孔，生亦以線納口中，大聲曰：「吾伴，彼中有人乎？」曰無。還以問生，生亦曰無。惟今夜苗女皆不至，汝知其故乎，曰：「微聞今夕為槃孤誕，即苗人之鼻祖。舉族皆焚香頂禮，夫妻異宿，此苗俗也。」云云。生喜而躍曰：「若是，則吾等可望出險矣。」叟曰：「策安在？」生乃截斷其線，分其一以與叟。俾交通於第三洞，即馬夫之合歡床。互通消息，生問叟曰：「洞口之巨石，及洞中之旁竅，叟能探悉其機關乎。」曰：「吾屢探而屢窮，吾試轉問於馬夫。」旋問馬夫，馬夫曰：「肥胖之苗婦，酷戀我，時以心腹相告，前門則秘不肯言。其旁竅之左方，由上而下，三指方位，有細小之旋螺蚊，輕輕以手叩之，則右之底出銅筍，小如釘，更抽其釘。再出三寸，石即差然而辟，君可試之。」生狂喜，果如言而洞開，一開而三竅皆開，三人相會合，歡躍不可名狀，乃眾謀於生之洞中，生曰：「事宜急進，否者，彼女歸。吾事殆矣，今第一級辦法，吾三人各絞其腦汁，以考驗此洞口之巨石，機關何在，開闔何法，合眾慮以求之，必有濟。」二人以為然，於是燃炬四照，迄無何等之朕兆。叟忽悟曰：「餘嘗矚彼女之動作，其出洞也，必托言更衣，入於洞之後方。良久始出，然後按其機關，石乃應手而辟，吾意此石之機關不在前方，而在後方。君以為然否？」生與馬夫同應曰：「叟言滋確，吾等所見皆同也，乃遍搜洞之後方，有一暗洶，探手於其中。中有鐵菱角，堅插於地上，出力而旋轉之。忽聞馬夫叫曰，動，動，咄咄。回顧前方之巨石，搖撼似地震，但亦不能遽辟。生大以為奇，然其動也，特一霎而止，非留心注目以規之。初不及覺，生亟趨於前此，此以手撥之蓬咄咄。石乃如牛骨般子，略不費力，忽然而旋轉，順其勢以推之，居然如鑿破混沌。第二度難題，已經解決，遂商量出險之策，生於三人中，指揮如大將，發令曰：「現方風雨大作，雷電不止，在勢不可行。而我乃行之，此天賜我以出險之機會，萬一途中遇敵，有甚風吹草動，不得已而格鬥，而開槍，而呼叫怒號，風雨雷電聲障之，敵不可聞。斯我操勝算矣。雖然，吾闖苗洞設伏甚多，暗設機關，以待暴客，今茲出行，第一要深知地理，第二要步步留神以防落阱。嚮導之職，非叟莫能，叟固生長於斯者，是宜叟當先；馬夫居中，不才殿後。」兩人無異言。各回原穴，檢取攜來之步器，叟負竹箭二，鐵棍一，馬夫執鋼刀，刀小而利，插於腰間。生括短小之洋槍，並搜穴中之餘物，若獸脂之燭，若鏽鐵之線，若磷寸，若鐵釘，共餘苗女之衾枕衣服，概不之取。方欲行，馬夫忽指一石隙，隙之外泥塗之，惟一小紙一角，垂於石壁上，前形如袖珍小冊。嘩然曰：「此何物，此何物。」取視之，則即天化山之小地理圖也。中有小注，注其陷阱，及所暗設機關。叟能通梵文，深知箇中奧妙，則大喜。個馬夫，胡為有此物，曰：「彼胖婦者，其前夫為苗洞之邏兵，夫死，盡待其遺物。彼戀我。當與我言之。吾儕得此。天賜也。」叟讀此袖珍小冊曰：「谷以內。五步之地雷，十步壹阱陷，入者宜從左注視地上，無草處，勿踏之。兩旁石境，有小樹，勿拔之，可得安全。出者宜從右，避法亦如之，沿途有束芻之人形，誤動之。則洞內驚鍾大鳴，狗熊四出，當者必不幸。」生聞而駭然曰：「似此黑夜之中，機關林立，一步一荊榛，避不勝避，將何如者。」叟笑曰：「吾同坐而待死耳，與其待死，曷若於死中求生。今夜盲猜瞎摸，猶將冒昧而行，況有此袖珍之小冊，清眉醒目。昭然以詔我者乎。君等勿慮，請從我來。」此時洞口瞥有黑影，暗襲三之後。拊生之背，低聲曰：「漫著急，有我在。」三人大嚇一驚，生急回首視之，則所謂頭目之女公子。亦即自己之臨時佳耦也。大驚失色，八目相視，久久無一言。苗女執生臂，嗚咽言曰：「君胡忍，背我而思我，天乎，此何情理者，君須知我族苗流，一嫁男兒。終身不貳。君棄我潛逃，將焉置妾者。」生冷然曰：「餘固未與卿定情也。」苗女嬌嗔曰：「君尚言此乎，妾為君，擔負虛名。此心已碎，及為君百端掩護。受恐捱飽，所以然者，凡欲為他日苦盡甘來，永遠鸚鵡雙棲地耳。君若此，妾復何望。不若死於君前，以明賤妾之志，亦使君知蠻花乞鳥，尚有殉情死節之貞娃。君乎，好自為之，妾將以一朵冤魂，暗隨君於天涯地角，綿綿此恨，無窮期矣。」言次出匕首，其利如霜，猛自刺其心坎。生眼利，急掣其肘而奪之。嗟夫苗女，其心苦，其遇窮，其言貞以正，鄭生血性奇男子也。人非鐵石，怦怦此心，焉能無動哉。因長跪拜以請之，且曰：「卿知之，我鄭某非寡情，尤非靈台方寸中，另有人在，卿之愛我，寧不知之。惟是卿既愛我，當知我之為人。尤當知我之處境，卿山中伏草，與世長離，當不知莽莽中原，干戈遍地。胡人牧馬而南下，疆臣銜壁而乞降，犬坐於朝，鷹翔於野，吾之父母昆弟，閭墓田園。被殘殺，被芟夷，不知恒河沙數。弄得我風塵浪子，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熱血蓬蓬，不知灑向天涯何處。我在廣州舉義，聯絡海內外名士，悲歌叱咤，僅此青萍孤劍。思與某王為仇，某王獲我，理當凌遲處死我。而某王偏愛我，乃赦我而釋我，我殊不以為德也。我有生一日，即思革命一日，我之天職未完，我之靈魂不死，我是以關山萬里，由粵而走滇，滇有故人。亦即吾之義弟，彼當日臨歧握手，嘗謂我曰：『異月中原多難，兄倘不得志，可訪我於滇南瓊花山。』而弟尚存，定當擁慧相迎，為我摯愛之義兄。謀一立命安身之地，此可當世外桃源也。吾是以訪弟於山中，不期而遇叟，更不期而遇卿，此天意也。」言至此，英雄血淚，奪眶而出，僕於女之懷，拊心欲嘔。格格不能吐，壁上獸脂之矩，火燄吐碧，厥狀殊淒楚。洞外風雨聲和之，若驚生一吐其不平鳴者，苗女乃橫抱鄭生。加於其膝。如撫嬰兒然，盈盈出雪帕為之一拭其涕淚，俯其首噢咻之，娟娟之淚亦不期而滴瀝下。慰生曰：「君捨家報國，傷心人別有懷抱，此甚難言。雖然，何以處妾者。」生毅然曰：「餘之去志已決，特卿能阻餘，餘行固死，不行亦死，不特餘死。餘之老伙伴亦與之俱死，卿不諒以留之。與其今日得一死夫，毋寧寬以縱之，餘從此出山，當永感卿之恩義，即不得我實濟上之伉儷猶可得我理想中之夫婦。萬一老天見憐，大明復振，殺盡胡虜，廓清中原，我之志願苟達，我將披蓑笠，隻身入天化山中，重尋吾之床頭人，與之並成佳偶。以此較彼，不寧愈耶？」苗女慷慨動色曰：「嗟夫，君能成仁，妾獨不能守義乎？妾怨君矣，妾當有以君成之志矣。」因命生使誓之。二人雙雙跪地望空叩拜，誓他日得志長毋相忘，苗女解其褲帶，出雄黃精獅一具舉以贈生。生亦解束髮之玄玉圈，用酬彼女，兩人交相抱，交相吻，良久良久。馬夫忽呼曰：「夜已闌矣，欲行當行矣。嚶嚶惜別胡為。」而生至是轉難為情，彷徨不忽去。苗女麾之曰：「去休，家為輕，國我重。戀愛為輒，復仇為重。妾今萬事擺脫，不復如前之固執，敢當空山守節以待君來。異日君能來，君之惠也。君不能來，妾亦當怨君，明神在天已聞吾兩人矢誓。苗俗重信，妾終以身許君矣。君世外立功不患無嬌妻美妾，或者春朝秋夕，風雨追思，尚念及蠻瘴雨間有薄命人凄捱孤守，已我君犧牲此數娛之歲月，此則所以囑君翼君者耳。」言至此，以吻向生，膠黏不能脫。兩人之淚，累累如珍珠傾瀉也。瀕行，忽謂生曰：「君等今夕出險，侍何者為嚮導，此間為萬惡魔窟，固一步一荊榛，稍涉大意，或誤踏機關，毀骨揚灰，亦意中事，君乎，宜瀝誠以告我。」生顧叟，叟乃出袖珍小冊以示苗女，女展覽陸色變。謂生曰：「阿誰以此授君，君今夜不遇我，我苟來遲半刻君等其休矣。」生具以對，女冷笑曰：「此冊之成立在距今三年前，後有異種人潛入吾境，幾致失事。吾父乃改設其機關，今昔與之情形適成一反比例。冊所謂左者，君等宜右之，冊所謂右者，君等宜左之。蛙步與之相反，斯可以化險而為夷。雖然，黑夜雷雨中，防不勝防，亦避不勝避，事急矣。」將何如者，肆人面面相覷。良久，女慨然曰：「價為君故，終不免一行，儂

請當先，君其殿後。」逐一躍出洞，招生以手曰：「隨我來。」生大惑之，衛風冒雨奔雷逐電。半夜三更不知經歷幾許危機暗阱，最後至一處人山溝。溝有暗渠僅容一人，蛙伏蛇行，鑽首而入。人可數十丈，馬夫誤觸一螺旋釘，右臂之石砧大辟，瞥有骷髏療骨之屍體。凡肆具，雙目炯炯如生人，手執雙利之二叉逢人使刺，而馬夫恰當其衝，此無情之三叉直刺其頭部，自鼻端穿於枕骨，馬夫悲號一聲輾轉而委地。此第二之骷髏又舉其營叉，又於生之胸膈，勢甚剽悍，利鋒及肉處，其間不能以寸。苗女眼快手急，極奪叟之鐵棍出全力以格之，逼迫一聲，火光迸裂，鐵棍為之削斷。女大呼，呼餘人伏地，彼則騰身一跳，跳及於石穴之頂。剛摸著一銅圈兒，圈固嵌於石者，手攀圈，身懸空，如匏系。豈知亂搖亂擺圈乃旋轉一周，咄咄，其亦暗設之機關也。經此無意中一扭，而下方之四且骷髏條走入壁，壁復隆然而闔。苗女飛身下，視馬夫已僵矣。生及叟爬而起，撫馬夫，奄然氣絕，死狀甚慘。二人揮淚拜之，念入山以來同艱險。共患難，三人作伴，今又少一人，此緩勢已孤，踴哭無已。女驚告之曰：「死生有命，此非哭泣之時，小不忍亂大謀，稍緩須與吾輩行將及禍，寧正君友耶。」乃以斷截之鐵棍掘土及尺草草埋之。此時石空至黑，苗女暗中摸索，得一苔蘚蒙耳之石砌亦如溝渠，復魚貫而蟻行，約可裡許，迎頭一碰觸著無量數之鐵蒺藜中苗女之額，女驚啼，血淋漓被其面。生聞聲從後攬抱之。叟忽銜尾而呼曰：「噫，毒蛇，毒蛇，吾死矣。」二人慌作一團，性命在呼吸間罔知所惜。忽聞老叟失笑，曰：「噫，吾誤矣，此非毒蛇也。」生碎之問曰：「非毒蛇，胡為大驚而小怪？」叟不置答俯其首伸其臂猛一用力，而前方之蒺藜鐵板呀然而辟，三人跳出穴外，滿天星斗，月亮大明，蓋不知地理之中經行幾許里數，向之風雨雷電者。今忽大放光明，以為奇絕。生急擁女身坐皂石上，置之膝，撫視其被創之額。幸所傷為微，出汗巾拭其血，復摺而疊之，仍納之懷中。女問何所需，生側然曰：「餘將留此血巾，我他日思卿之紀念也。」女研究蒺藜之鐵板用以阻梗其出路，此最後之機關惜吾未及知之，然胡以能應手而辟，此真疑有天助。後知叟之所謂毒蛇者，巨藤也。此千年之古藤巨如孩子臂，泥濘膠濕委於地上，叟誤捉之乃驚為毒蛇，不知用力一抽，抽其巨藤，此中亦暗設機關，故鐵板不期而自辟，莫之為而為。莫之我而致。三人之不死，殆天意存焉也。苗女至是執生手以首承其肩嗚咽言曰：「郎君，前路茫茫，願君珍重，請從別矣。」生之眼淚亦如泉湧，臉對臉兒吻對吻兒，雙目直視良久不能答。最後切齒言曰：「我肉眼不識卿，卿固女中豪俠，生死人肉白骨。此恩此德願以報諸來世。」相與抱頭大哭，哭有半小時，生含悲如淚曰：「今我輩得生，而卿也重入虎穴，孤身冒險。較來時更慘絕，我胡能任卿獨歸，卿乎，毋寧隨我出此，後此海角天涯同甘苦，共患難。卿以償卿之素願，而我亦得補過於將來，相捱以生，不庸愈於相思以死乎。」言次，以舌抵其舌，以睛撮其睛，太類石人之相搏。叟從旁窺視，相形之下，苦上心來，則自念其離姬，搔首向天。暗灑夕瀾之老淚。忽聞苗女大息曰：「君言，晚矣。君知我，亦已遲矣，我父春秋高，膝下僅我一女，質言之，我即天化山之女儲君也。宗社人民，隱隱屬望於我，畢日食彩襲爵，我以身為君。我為君故雖不懼穢身以遁荒，割慈以徇愛，然君亦安用此不孝之女為，我與君既有成言，我為君守貞，君為我守義，碧翁可憐，吾二人他日有緣，天上人間會當相見也。」忽諸生曰：「儂渴甚，君可覓山泉，得清水飲我，我得君一滴水勝於萬斛情波矣。」生敬諾之，下山而覓泉，叟更為之嚮導，迨覓得勺水，而苗女已渺然不知所去矣。生回望石穴中痛泣悲號而去。顧生徹夜奔走，饑腹如雷鳴，一步一蹉跌，叟挾而掖之，戴月披星衝雲破霧，行到山窮水盡處迎而有一望樓，嗚嗚牛角響。而荒郊絕壑，隱隱聞成雞啼矣。碣樓有守者，荷戈鵠立，懸欄而望下。遠見二人影，疾聲喝之，問來者何人。叟應曰：「迷路者也。」守兵自望樓而下，冠鹿角槎桠之冠，面部刺鳥形，身披漁鱗之銅甲，戈形如鴉嘴鋤，震之作鈴聲，叟於月亮中窺其狀貌，知為老老（從獸）種，蓋亦苗瑤之屬。惟其人生而具老相，白毛如發，蒙茸被其面，性頗慈善。種類亦至繁，封山自守，人不犯之，彼亦不事侵略。智力絕優異，高山出於群蠻上。漢代馬文淵徵交趾曾命此種人前導，功成之日賜以南極壽星之銅牌訂於銅柱上。老老上司有長命不死，至數百歲者，其人見生及叟狼狽而饑渴，意似惻然，問曰：「爾欲得食乎？」幸叟能通彼語，應之曰：「然，吾儕餓且死，幸救濟之。」彼點其額，指望樓下之石凳命二人姑坐，則抬級登樓，未幾趨而下，挽一藤筐，置二人之側。倒而出之，則累累野果也，若黃蕉，若丹荔，若石栗，若山竹，更至棚殼貯山泉。勸二人飽食，儘量飲之。生食此，如食王母瑤池之仙桃，飲山泉，如醴泉甘露，既乃療饑止渴。耳有聞，目有見，再拜謝其人，其人絮絮問所歷。叟告之，謂二人入山取藥不幸而失道，幾死於虎狼。因問循此以往，天化山之北，有峽曰雲中峽，去此若千里。其人曰：「可二十餘里，不遠矣。惟天將破曉，宜暫屈兩小時，待日先初出，趨程未晚也。否則此地有山狗，大者如敖小者如猴，其睛綠，其舌火，野產於深菁叢棘中。月落始出，作悲嘯聲。一呼其種族，盈千累百皆至，環而攻過客，噬客至死，食其腦漿。獵戶多畏之，甚於畏熊，蓋熊虎以一當一，尚易搏而殺之，若山狗則漫遍谷，嗥當成陣雖有猛士，莫之敢取攫也。」剛然至此，聞有厲聲起於桃外。守者急命二人退而入於碣樓中。守者亟扃其鐵棚，亦拾級而上碣樓。從窗望，瞥見此綠睛火舌之犬成十頭，或百頭，在山滿山在谷滿谷，狂嗥猛嘯而來。此等野狗蓋能目遠而嗅人生之氣息跟蹤而來。其跑如飛，既集中於望樓矣。當先者為狗魁，如大將之發縱指示，先命群犬，力撲鐵棚，震震如動搖。守者附耳謂二人曰：「君等勿聲，否者，彼犬攻我當益劇。君有手槍乎？」生低聲應曰：「有。」籠槍於袖口，以示守者，老叟亦曰：「吾有斷厥之鐵棒小巧之竹枝，亦堪禦敵。」守者口：「善，姑藏之，待緩急時恃此為後盾。」守者出石子一囊，解其囊之口，潛出一石子瞄準巨犬之頭部，逼迫一聲，居然命中。急俯而察之，豈知不中巨犬，而中小犬之肚臍，由甲犬穿於乙犬，狺狺委地，雙雙就死，巨犬似昂首上視，知石子之所從來，狂吼亂跳，示意群犬，使銜其尾，似次相銜。彼則當先衝鋒，爬鐵棚而上奔，幾及窗之半，守者大怖，再取石子方枚，照正戶犬之眼目，又逼迫一聲，火光迸路。此火光者，碧綠如鬼火磷磷，咄咄。巨犬之眼睛破矣，隆隆墜於地。一狗墜，百狗皆墜，巨狗咆哮大叫，騰身一揮，高可二三丈。復輾轉於坭中。爪所及坭，深入尺許。須臾，殪矣，巨犬一殪，群犬無能我，皇皇如喪家之狗。守者亂投以石，投一枚死一狗，死到七零八落，餘狗曳尾而逃。三人方慶更生，詎一波未平一波復起，山風乍嘯，澗月初流，飛沙四場，生葉為落，守者微吁曰：「噫，今夜劫數殆無可逃矣。」坐問何故，曰：「君來他方，安知此中之怪物，南荒絕微，無奇不有。噫，彼獨腳之山魃又至矣。」睛牽生之袂，使視對山之孤峰，果見有黑影一團，條高條低，旋起旋落，俄而急趨直下。距稍近，且漸明，但見其如閃忽之動物。初不審是人獸，是鬼是狐，直至破空橫來，由彼山之麓，而及於此山之麓，此時去戍守望樓，可十數丈，忽見該動物向月而拜，拜一拜，身一颯，且亦隨彼之拜，以為升降。彼更吐其目光，如兩度之白光，長且二三里。守者睹狀，緊握生之手，戰戰不自持。月光與彼妖目光，交煽而益明，烘烘如白晝咄咄，此為獨腳山魃。其色綠，其形如削瓜，渾身如古樹之皮，斑駁起檳榔紋，獠牙長出二三寸。噫，斯何物，斯何物？殆即古書所云獨足之夔也。夔之高，可一丈，彼雖獨足，然其走如飛。千里馬莫能及。距望樓之附近，是手變族之古墳，墳式絕異，以黑石築成之，尖如竹筍，在勢乃堅周無倫。然彼物之爪，絕長絕利，且似有神力魔術。一拜而石搖，再拜而雲塌，三拜而石飛放平坦。俯而插其爪，大類鋤之掘地，爪及棺矣，棺皆石製。如方框形，不知如何。砵然一聲，棺蓋立起，棺中之屍僵亦隨之而起意南中枯槁之壞。其土脈如養屍，千年不腐敗，彼則橫抱屍身撕而裂之，呈意狂啖，如餓之景（口旁）豬骨。但是其口所所啖處，似啖其腦脂，自餘骨肉，棄弗顧也。啖一屍不足，又啖他屍。噴已，仰天狂笑，又跳躍再拜不已。生此時驚怖亡魂，毛髮森豎，返觀同伴之老叟，叟面白如霜，相示以目，意今番必無幸。叟謂守者之老老（從獸）曰：「彼物能拜石而開石。則吾儕之石碣，其胡能恃。」守者頷之，已嚥口不能語。須臾，此夔飄然至矣，遊目四顧，閃閃又吐其寒芒，炳然如慧星出現。噫，彼之影見石碣矣，伸巨手，作挹勢，大約挹生人之氣息以入其鼻觀，而驗其多寡遠近之程度。守者忽謂生曰：「君之槍，宜準備。」生曰諾。此語未終，身旁之老叟取其輕如矢之竹枝順風一拋，其勢如飛蝗，直中於彼物之腳，嗥然一聲，天崩地裂，陵谷皆震，蓋彼僅一腳，腳受傷蹶然僕矣。猶復僕而起，起而嘯，雙目之望，注射於望樓之窗。三人面目殆攝人彼之視，毫髮無遁形，倏忽如跛之長漢，顛頓而至。生知勢不必免，以槍架於牖之口，測其咽喉，嗙然一聲，果命中。倒僕於山坡，悲嘯哀鳴，如蚱蟻觸火，跳躍數四，奄奄死矣。守者大喜，交相稱慶，更深夜靜，擁敵絮作長談。生問此去迤南，有地名曰瓊花山，君之知否？守者謝不知。問君既遠行，必有指迷之方略，如羅盤經緯線，及袖珍地理圖等事，君有挈以偕來否？一言驚醒夢中人，生急料檢其褲帶，帶以白綾束之，其中乃有寶貴之物事。物事維何，諸君試掩卷猜之，寶貴物事維何，則當日蕭寺美少年所贈養庵之袖珍地理圖也。少年為誰，則即養庵所

萬里相尋之義弟也。生久置褲帶中，良不復省記。今一經提醒，即取而披閱，兼以示叟及老老（從獸），二人評量許久，均謂瓊花山地點，或為新闢之山，誠未之前聞，惟按地圖所指示，則當在滇省迤南數里裡，去此不遠。計日可至。君但能知此山，是何種族之殖民地，洞主何人，其人能否不遠行，坐以待君之至。嗟夫，萬里投親，萍蹤不遇，此事之至慘者，君奈何憤憤。冥情孤往，於事寧有濟者？生毅然曰：「否，吾之義弟，投分至深，必不相負。況彼瀕行之日，堅言返故山，而預囑吾之探訪此非悠悠行路可比。蓋一言之約，經歲不渝。吾之急欲見彼猶彼之渴思見我也。」叟曰：「吾聞迤南有玉英山，風景絕麗，建設之地，食邑最廣，開國自春秋迄今二千餘年，其土司為須彌氏，精明強幹，人甚開通，曾游中朝諸大省，意者君之訪舊。即其地耶？生沉吟未答，忽又憶起一物事，摸著其褲帶之漢玉章，摩挲而把玩之，自言自語曰：瓊花洞主，讀之不已。瓊瑤在手，睹物思人。文字有靈，鬼神相告。拍案叫絕曰。憶，吾知之矣。玉英山，瓊花洞，非天然對偶之名詞耶。瓊花二字，必玉英之隱語無疑，微叟言，餘將走遍天涯，終無著落矣。叟曰：「君之義弟，亦太不近人情，天下豈有約友來尋，而秘不以所居相告者。亦既告之，且贈之以地圖，又胡為作此隱語盲題，使人摸索不得者。況地非咫尺。千山萬水，跋涉維難，萬一隻身而來，失意而去，盤川不給，苦難相乘，有不客死他鄉，而九原憤恨者耶。甚矣，君友之不情也。」生變色，瞠目視叟，陡起怒容，似訝其出語之唐突，乃詈及其意中之良友者，駁之曰：「叟烏知之，人生亂世，又處蠻鄉，彼或另有隱衷。不克以蘆山真面與世相見，彼非為我秘，蓋為疑彼忌彼者，輟聲而遁跡焉，是亦畸零無告者之苦衷也，吾固諒之，非他人所能窺見一二也。」二人無言，生乃決意明日起程，去訪玉英嶺。

一宿無話，翌日，生拜謝戍守望樓之老老（從獸）興辭而出，繞道至雲中峽，即老叟所設之旅店，取同隨帶之物事，並夾叟同行。叟久居是間，不無倦戀，生勉以大義，謂國家多故。非賢豪石隱之時，叟亦漢人，看此莽莽中胡奴牧馬，獨不思援手乎，我又滾滾踴躍，人地生疏，此去能抵玉英嶺與否，尚不可必。虎狼山寇，不在堪虞，彼此已成患難交，叟不為大局計，獨不為良友計乎。叟乃慨然諾之，仍扁其山中之旅店。預為他日退步。蕭蕭野店，家無長物，去留摸不關心，於是鐵棍芒鞋，一肩行李，認為主僕，同玉英嶺進發。按雲中峽在大嵩明州地界，而玉英嶺在理府以南。在勢必取道普寧州，中經富民宜良兩縣，穿雲南府而過。方達目的地，爾時天地鼎革，大亂未平，而明季白文選馬士英諸將，雖死亡已久，惟其殘餘部眾，多竄入迤南山谷，變為流寇，劫掠過客，無所不為。沿途偵知之，乃主張先入雲南府，休息三五日，然後趨路。生猶豫曰：「吾儕謀要差，非謁逆藩，胡為人省會。賓會者，逆藩爪牙之所森布也。亂世文網，密如牛毛，萬一誤陷其中，吾恐蹈廣州覆轍，我死不足惜，如叟之皤皤白髮何？」叟笑曰：「諺有之小亂居鄉，大亂居城，居者然，行者亦然，省會盜雖多，尚有官兵保護，若在僻，殺人越貨，肝腦地塗。吾二人猝遭盜賊，何之御之，且過客萍蹤，於人無怨，逆藩雖暴虐，未必戕及無辜也。」生不得已從其言，驛路星霜，雲山風雨，黃蕉褪綠。丹荔飄紅，殘暑將秋。漸八七月食瓜天氣，彼二人行蹤所屆，不覺已望見五華山頭。

爾時吳平西王三桂，威稜盛，春秋高，自以為手獻輿圖，大有賊於滿洲胡虜。胡虜亦稍稍憚之，賜之以帶礪河山，開府南徵，舉凡用人行政，理財治軍，以及撫字百姓。彈壓苗瑤，胥授權於吳王幕府，中朝不復過問。鄰省不敢與聞，吳王益自尊，驕蹇非常。侈然自視為昆明皇帝，建築藩王宮殿，摹仿京麓苑。而奢麗過之，九嬪六宮，千門高戶，吳王年事雖耄，狎嬖僮，御女子，糊神血氣，差健於二八之少年。故徵求豔女妙伶南，及安南兩廣江浙，北及滿蒙京津北五省，吳王選色之標準，曰絳玉色，曰蓮子臉，楊柳腰，曰遠山眉，曰鸞鳳眼，而櫻唇瓠齒，鸚鵡鶯版，裊裊小金蓮，應有盡有。自不消說。惟其持論最精者，曰美人瘦微有肉，光且豔，一見骨，電光能逼人，此為上乘。否則苗條纖麗，能作掌上舞，而瘦不露骨，亦個中之翹楚也。吳王選美之故事，先集合海內外之美人，或為鄰封都撫所饋遺，或為直轄下僚所貢獻，或為爪牙鷹犬甲重金以購取者有之。憑威勢以占奪者有之，盈千累百集於昆明池畔之萬花谷，按即群仙館之別名也。吳王設司花尉，以宮中寵妃為之，曰紅杏尚書，曰牡丹使者。曰櫻桃御史，曰芍藥春官，授以玉尺權，使考校諸美人之眉目面部，肩項胸背。髮膚手足，尤注意於才調丰神，笑顰舉動。既中選矣，拔其尤者。進於吳王。王置酒宮中，挾陳圓圓夫人，當筵而鑑賞之，使之歌舞，使之侑觸，使之題詞作畫，彈絲品竹。王有所得，顧問於陳妃，而曰可，王彼曰司，陳有所見，薦拔於吳王。王曰可，妃亦曰可。蓋王之寵姬雖多，而以陳圓圓夫人，為獨一無二之尤物。雖然，陳夫人半老矣，自京中來歸後，見王選色徵歌，了無虛日。新進豔女，魚貫入宮，吹自以為荏弱徐娘，芳時已過，安能與雛齡玉貌若爭短長。惟王之寵眷未衰，陳之風貌不減，宮妝月下，妒煞嫦娥。彼小名圓圓，麵粉而圓圓，大類玫瑰初開之菩蕾，臨披風拂，體有異香。琴棋書畫，筵彈歌唱，無一不能，尤擅箋答奏牘，曩居西子湖濱，與名士城吳次尾錢牧齋等游，沾染薰陶，皆一時宋豔班香之選。圓圓天生聰穎，合眾才以灌溉之，故文章為女流第一。吳王倚重之，凡向滿庭謝恩言事笑摺，皆出自圓圓手筆。圓圓亦敬侍吳王，無幾微失禮，不以王之年老，悒悒不歡，人問之，曰：「儂雖女流，富於崇拜英雄之觀念，戰國豫讓有言曰：人以眾人遇我，我以眾人報之，人之國士遇我，我以國報之。吳王眷愛薄命人，至於此極，我即至捐糜頂踵，愧無以報。而尚敢有辜恩負德之士寸心耶。」吳王聞之，益加禮重，他日圓圓請曰：「臣妾多病，自年事過三十宜退避賢路，高隱名山，修真念佛，以祈求世福。王幸眷我，願為我築室於山，妾將以紅魚青罄終矣。」王弗許，圓圓固請之，王不得已撥帑金五十萬建禪院於五華山，另派宮娥內監若干人，為陳夫人服役。陳於是皈依梵宇，不到紅塵。改女冠子妝，長日坐蒲團，手念珠，宣佛號。春秋令節，吳王遣人迎之下山，不顧也。王乃步行陟山巔，叩山門，通款懺，圓圓但展向大王安否。勸王以善自珍攝，再問之，合掌膜拜而已，王亦不甚強聒之。數日一遣人存問，優給月俸，每有珍異朝物，先齎送圓圓，然後分賜諸妃，吳王出遊，僭用皇鹵部，乘鑾輿，載龍旗，馬隊之前，先以象隊，象衣文采，百十為群，巨量而踟躕。獸未馴，力又獷悍，輒蹂躪縱橫於城市。有踏小兒如齧餅者，有以象鼻一拔，拔帶人如打斤隊者。闖入店肆，毀爛貨物，不可勝數。城市之人，敢怒不敢言。右從異方來者。罔識忌諱，遭象虐，還擊之。王之前驅武士，騎大馬，執長柄之金瓜錘，當堂過殺之，踐屍而過，王弗知。知之亦弗問也，王有義子義孫，凡數十人皆當地之悍弁土豪，以金錢交通妃嬪。有孝敬至數十萬，得取為乾兒者，彼耗費其數十萬，用本雖多，獲利尤鉅，寵妃撫之如驕子，各進言於吳王，給以重要之位置若筮藩庫，若權運司，若充礦務總辦，甫一上場，大開桌面。咄嗟之間，取贏百十萬，就中有雜務委員。但供妃使令，購花粉綾羅，月可賺十萬金。此種委員。須年不過二十，貌美性黯，得妃嬪心者，大率以乾兒乾孫充之。芝麻綠豆官兒，乃每年賺錢過百萬，勝於關道督撫學使，不知幾十倍。小吏如此，大缺可知。自餘王之部將，皆富日起家海盜，從王於皮島者。王於皮島毛文龍之偏裨，而起諸將，又為平西王之偏裨，王既帝制自豪，彼輩亦宙然從寵佐命。王或呼之為老伴而不名，諸將腰纏，皆過數百萬，滇南無事，無賊可剿。則往往挑燼於群士司。土司自古以來，分封於南蠻荒服，踞踞山中，不與世通。歲時或修職貢。朝廷命疆吏，從事羈縻之，以為勝之不武，不勝取辱，不如招而撫之，世無諸葛馬援。遂使夜郎莫大，鞭長莫及，不得已也。今諸將乃無故挑之，土司不服。稱戈內犯，諸將以出師有名，遂借征剿土司為開銷軍餉之備。此等巨餉，領於北庭，戰而捷，冒功得賞，騙取餉銀。兼擄掠苗人女子玉帛，視為升官發財之捷徑。除此以外，又或訛詐股富，挾嚇行旅。有鬼方人過此者，任意執之。誣之曰：「不服清，有財詐財，無財索命，惟其然。」而蕞庵人滇南之舉，其危險乃不可思議矣。

蕞庵借老叟，一肩風雨，兩鬢星霜，涉水問津，尋山訪路，累累然若喪家之狗。由晉寧至嵩明，一路關河扼塞，皆有重兵駐守。舟行入海口，遠望見雙翼黃旗幟，蠻夷百十號。戈矛耀日，刁鬥迎風，此便是平西王之戒嚴地點。王潛有異志，謂黃龍為滿洲皇帝之符號，我當駕乎其左，以相剋之理勝之。初擬繪一黃龍旗，旗上乘一天神。作奮臂降龍狀。陳圓圓夫人諫曰：「大王虎龍驤，天命所歸。自非久居人下。但古來英雄豪傑，當其韜光養晦，常有仰然自下之心。王莽讀書，折節下士。劉儼種菜，閉門息交。泊夫一鳴驚人，使當世暴主污君相顧失色，愕然出於意料之外。此所以戰必勝而攻必取也。夫天下有謀人之心，而使人知之，非智也。有勝人之心，而自我驕之。非勇也。故智宜深，勇宜沉。斯可以定大事，彼纖緯方士者流，以生剋相勝之理進者，繪龍旗而乘之以傀儡。此兒戲之事，非大王所宜與，方今乎南王尚可喜，陝西總督王輔臣，皆陽與大王交歡，陰實為滿廷之間諜。一舉一動，不可不深長思也。」吳王注視圓圓，捻其髭，呵呵笑曰：「卿言確也，吾昏智，智乃出中國雄。否為卿故，必易之。」乃易為雙翅之龍，明示以黃龍添翼。我為有翼之龍，彼為無翼之龍，韃韃不足平矣。」蕞庵見龍旗，笑謂叟曰：「毋怪專制帝玉，必以龍

為符號，蓋以龍善變化，呼風雨，御天而行。有籠罩六合之氣象，其自命不可謂不豪，曾亦思龍者蟲也。人為毛蟲之長，龍為麟蟲之長。長與長埒，勢力相等耳。以某之愚，謂龍者不過蛇屬。蛇之鉅也，為蟒為龍，故洪荒之世，人類消，物類長，康莊大道。龍蛇居之，是直逼人之惡種類，而以之代表帝王之符號，毋乃不經不正之其乎。」因開舷一望，俯仰微吟曰：「玄黃龍戰紛刀兵，腥風血雨涂生靈，我生厄運竟如此。蜻飛蠕動遭大刑。」唱之末句，聲情激楚，淵淵而裂金石，叟自發揮之以肱曰：「君盍慎諸，孔子有言，邦無道，危行言孫（去聲）今入亂邦而悲歌慷慨。恐非明哲保身之道。文字冤獄，恐再見於碧雞金馬之事矣。」生默然不答。

此時江心有一划船，竹葉為蓬，蘆荻當戶，乘急湍順流下。船中立一彪形大漢，似故意與生之艇，迎頭一碰，艇小而灘陰，立反覆。知瓜皮，生與叟載胥及溺。幸二人皆善泅水，尚尚淺，尚不占滅頂之災。行李物事，悉皆無恙然已飽受一虛驚矣。迨覺水近岸，回視彪形大漢之船，倏忽不知何去，叟之為懷喪不已。生顧而笑曰：「此亦拜滿酋之賜也，滿酋不橫行中國，我及叟胡王漂泊江湖，胡至流離邊徼，我輩憂心國家，後來冒險之事正多。區區及溺，曾何足介意。」叟亦為之恬然，亟登岸，覓旅店，更衣焙火，休息一夜。翌早，僱蹇騾二頭，曙色初開，和風乍拂，出嵩州十數里。迎面有高山一座，樹村陰翳，台榭參差，千百少峰頭，儼萬笏朝天，為景至幽峭。二人策蹇登山，至已牌時分。見一古刹，門外榜一破缺之扁額，曰隱嵐寺。寺之外，有方塘，廣可十畝。維時殘夏初退，新秋漸來，而千萬柄緒綠殘荷，尚有紅苕菡一二枝，香褪露琴，大似徐娘半老。寺有長老，出迎來賓，襄庵與之攀談。彼自言古刹之開山祖，名四達，曾為明代沐國公天波，治療眼疾，又治愈其女公子，故沐公爺捐貲，重修該刹。落成之日，山之石罅，突然挺出紅蓮，花大如斗。沐國公異之，爰鑿斯池名之曰紅蓮沼。而當時某狀元，且題以橫額曰：「銀塘風定玉生香。」女公子見而嗤之曰：「此七字詩詞只合用之於白蓮花招何物狀元。詩不對題，殆江郎才盡矣。」亟命取文房，珥筆改題七字曰：「萬個觀音理豔妝。」開山祖四達莞然笑曰：「狀元手筆固泛，然尚清麗芊綿。若女子題詞，切則切矣，然尚不脫富貴人口脛。因戲請於沐國公自為擬之，沐雖武之，然雅慕摘雲挾月，且重違其意，姑信口成七字曰：「筆尖紅寫蔚藍天。」四達合掌膜拜曰：「國公天人出語殊英偉，故流傳至今日。」三方扁額，赫然泐於石，如品字形。襄庵流覽之餘，登一孤峭之峰，距地數十丈，磨崖作辯窠大字，曰千仞崗，則不知何人之手筆，書法雄奇，兼篆隸草而三之。生俯瞰下方，如煙如霧，因放聲高唱曰：「中原王氣今何在，剩有胡塵滾滾來。」其聲淒以悲，林木為之震響，正在引吭高歌。老叟忽以目慵生。旋見古刹之旁，閃出一個負薪樵子，樵子貌殊凶獷。到紅蓮沼畔，止步不行，傾耳而聽。生之為人，剩氣粗豪，仍大放其激昂骯髒之音曰：「碧眼吳兒空坐大，白頭漢將總銷沉。」又曰：「落月送歸千樹杪，秋風吹到五華巔。茫茫大在今何地，胡騎縱橫不忍言。」唱聲未終，雲氣蟠旋繞腳下，著衣欲濕。風鳴鳴，如虎嘯，寺僧大呼曰：「山雨來矣，行客盍歸休也。」二人踉蹌出策蹇下山坡，是夜宿於沼濱逆旅。明日，渡江過昆明。一人內河，猝有兩划船，開其八字槳，如飛而至。生命舟子轉舵以避之，忽聞大呼曰：「來舟止步，否者槍之彈，貫汝胸矣。」正喧嚷間，划船已近舟，有綠營兵數名，大踏步踩扁舟。舟搖搖，又將覆，生喝問何事，叟亦蹶然起，思有以抵禦之。距立牢足未，百鐵郎鎖鑰，已掛於兩人之頸上，生猶欲爭脫，中有一官共出古式之鑰槍，攀機向生腦，厲聲曰：「斂汝手，其勿動。動則碎汝之頭顱。」生不得已垂手，叟踟躕於艙中，更無能為。於是齊划船為槳聲咿呀，直向昆明縣治迸發。入夜抵境，生與叟如在夢中，竟下監牢。又飽受鐵窗之風味矣。生與叟不同牢，獄卒待之殊酷，睡於糞窰側，日給粗糲一盂。清水一瓢，餘無別物。生自問他鄉至此，清白良民，胡乃被拘於縲紲。豈有同名同貌，因而錯認廬山，故至此耶。抑我行輩蹤，有令人可疑者在也。牢瓦之高，不及四尺，殊不能起立。鞠躬垂首，摸壁徐行，忽聞咳嗽聲。此聲入生耳，聆之至熟，噫，此叟之咳嗽聲也。然則叟之與生，殆僅隔一壁，聲效可以相通。生於是頓辟靈機，亦亦猛咳一聲，以驗叟之聞否。叟聞果而知之，疾呼曰：「鄭先生，汝乃在此乎。」襄庵應曰：「然。餘固在此。叟去我，僅尺許，惜未能覲面耳。」叟曰：「即此亦是緣機，可云不幸中之至幸，吾儕能通以語言。較渺不相聞者，利鈍吉凶，相去何止千萬。君乎，汝知彼虎吏狼官，胡為而致吾於獄。罪名安在，逮捕何由。君亦可懸揣而知其故乎。」生曰：「否。吾安得知之，叟之頭腦或遠勝吾，亦能猜其故乎。」叟低聲曰：「君尚在夢中，君之入獄，君自致之也。」生愕然問故，叟隔牆之曰：「君枉自負聰明，此等關目，寧不知之。君自舟中吟詠，彼迎面而來之划船，有彪形大漢者，即偵君之舉動，故出猛力以碰吾舟，吾而不及溺，幸耳。泊夫登山臨沼，憑眺紅蓮，君又高唱亡國之詩。此時有負薪樵子，亦必為吳王部之眼線。吾輩入獄，其禍胎即肇於此，君尚沉沉大夢，未之覺耶。」生爽然自咎。低聲曰：「某誠疏忽覆，致累高年人。今入阱中，有何良策？」叟曰：「人生陷絕累，生死之權，操之自彼。我與爾，惟手束下待斃，則人或天救之此外匪所謀。」言至此，有虎吏三五輩排闥而入，更不打話。摔其發，曳之以行。鐵鎖郎當，繞黑暗地獄數處。忽至一棚，以巨如水桶之方木編列而成，扁鎖至森嚴，重重開之，其處有廣場，赤血盪地，青草不生。二旁站立兵兵勇，個個皆刃出鞘，槍攀機，猙獰可怖。虎吏帶生上堂，一履大堂，吶喊聲忽起。其聲如群獅怒吼，震生之耳膜聾。前行十數步，有紅檐下垂之公公案，其旁植立武弁，凜凜如天神，虎吏猛喝一盧，踢生之腳，推之使跪。生潛窺正座之人，戴紅頂子，拖孔雀翎，穿黃馬褂，貌絕兇惡，眉直豎，眼如銅鈴，顴骨高於面部。下頷有短髯，大類場上之花面，彼人先問生之姓名籍貫甚詳悉。次問廣東人，到滇南，作何勾當，以訪友到。問訪何友，生則不能舉其詞。官又問曰：「汝廣東人，多半是反清復明黨，汝殆中之一人，汝忒大膽，敢以隻身，走萬里，作不軌舉動，然汝必有主使同謀之人，汝宜供開，倘獲得較汝尤要之之罪犯，長成可為汝網開一面。汝須從實招供。」當時，拍其示威之稜木，生抗辯曰：「長官明見某乃一過路良民，無拳無勇，焉能作反。至問以主謀同黨，某偕行逆旅只老叟某甲一人，生平未到過滇中，人地生疏，寧有黨羽況事關謀反大逆，官府捕人，須有憑證，似不當以漫無證之人，遽入以滅門之禍。倘求長官查察。」官乃擗笑曰：「昔梁山伯盜魁，其被獲於官軍也，先發露題壁之反詩。汝自謂良民，胡一路登山臨水，明目張膽，竟高唱反詩，此又何說。」其有以語本來，生至是，稍震怖，然尚振振有詞，亢聲曰：「咕舉（口旁）吟哦，書生結習，以此指為謀反，未免辱沒謀反之英雄。其視書生也亦太高，況長官謂為反詩，於何見得。」官乃顧左右，取偵探。比至，原來是彪形豹首之人，官諭令指證，彼袖出字紙一團，檢而之閱，問曰：「汝吟哦詩句，中多悖逆，指不勝指。今但問汝，中原王氣今何在，萬騎胡塵滾滾來方聖天子在上，凡在版圖，罔不臣服。當王者賞，天命所歸。胡乃喪心病狂，有（中原王氣今何在）之語，日本朝為滿覺洲羅氏，入主中夏，乃膽敢指斥之。曰胡塵此非人類畜鳴，當不至此。」生不服曰：「吟哦詩句不必安是本人手筆，此詩出處，民不大記憶得清，似為宋末元初遺民逸士所作其曰胡老塵當指元人而言。」官拍桌曰：「胡說，虧汝是讀書人，朝代世系，尚考據不清楚，汝可知本朝枝派，係與元代世祖，為同宗而派異者，詆元代，即詆本朝。即此一節，已罪不容於死。」生憤然曰：「假佈文字之獄，而追咎及於前代，則前代之書，皆可毀矣。宜呵之，使勿大言。」偵者又指證之曰：「胡塵元係，此等字句，尚可諉為前代，乃明明辱及吳王。汝之膽，逾於趙子龍，汝讀幾員死書。關便說書生，埋口便說稽古，古人云，入境而問禁，入國而問俗。汝寧不知開府滇中者，為我平西王殿下耶？奈何指斥藩塵。其詩曰：碧眼吳王空坐大，此吳王二字，明白顯露而空字作何義？坐大又何辭？尖酸刻薄，信口開河。又曰，白頭漢將付銷沉。此一漢字用與胡字對舉，漢將云者，即反清復明之叛將，斷斷無淵曰付曰銷沉，蓋恐其不能振，不能為朱明泄恨。滿口皆污蔑新朝，此非反詩而何，言為心之聲既向有此心，既發此言，及有此言，必形諸事。但汝太不慎密，謀人者，使人知之。此取敗之道。」拱手向上座者曰：「似此案情重大，謂宜申奏大王，重治甚罪，毋令奸人漏網。」官頷之，命退堂。仍押生於牢獄。